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二十六回 據上席奇句驚人 回粵東橫財娛老

卻說柴仁兄弟，將梁儲接入，直到中堂，方才坐下。未及開言，適有一人姓柴名廣洪，志意鄙瑣，專於欺貧重富，而且賦性饕餮，係柴仁之嫡叔，當下見酒席已備，尚未開筵，他便流涎起來。適逢柴仁兄弟接著一人入來，衣冠不整，大模大樣，坐在中堂。廣洪更加著惱，回出去喚柴仁說道：「官府佳賓，已經齊集，賢姪不去走席，在此款洽這個老頭兒，是何禮統，這是何等樣人？」柴仁道：「此係惠和梁世伯，乃廣東人氏，與先父百拜之交。」廣洪道：「賢姪不可深信。」柴仁低聲答曰：「姪已查明來歷，方肯接他人來，惟是酒席坐位已經定了，將他「怎樣安置是好？」廣洪曰：「莫若賢姪少頃上前，對他說道：「世伯來遲，酒席不及再辦，就請世伯在家母壽席傾樽。諒他不敢上前，然後另設一小席，任他獨酌，豈不為美！」柴仁點頭稱是！遂上前將廣洪之言，對梁儲說知。梁儲竟不推讓，一拱手便向那壽桌坐下。各官員看見他一人獨坐上席，已有不悅之意！多問柴家兄弟，獨居首席者是誰？柴仁答曰：「此係廣東梁憲和，乃先考深交之友，適值遲來，因無位次，只道虛詞舉他上席，諒必不敢，然後可另設小席相款，以免薄待之意。不料他一諾應承，並無推卻，惟是他係遠客，難以再止，幸勿為怪。」眾官曰：「此亦非年兄之過。」於是酒至數巡，知縣開言說道：「今日蟠桃會，不可無詩！」眾人道好！知縣向柴仁說道：「年兄可取一幅白絹上來。」柴仁見說大喜，就喚人取了白絹出來，並及文房四寶，柴仁就捧進知府面前說道：「請大人先唾珠玉。」知府答曰：「本府理應從命！惟是朝廷論爵，鄉黨論齒，今日家宴，還請令伯先題，本府方可續貂。」柴仁遂把白絹送到梁儲席上，梁儲說聲不敢！眾官曰：「不必推辭，一則身居首席，二則壽享長庚，三則遠方尊客。」梁儲曰：「既如此，老拙從命！」遂離席將白絹鋪在桌上，各人同上前觀看。梁儲手執霜毫，正欲題下。柴廣洪一手把住說：「你老人家，留心寫壞此絹，莫若做了草稿出來，細酌停妥，然後繕錄未遲！」

梁儲笑道：「通與不通，我也不知，待至寫出，方能分曉。」遂研濃香墨，向絹上寫，第一句云：「丫環不是亞娘身。」眾人無語，面面相覷，惟有廣洪大怒，即對柴仁說道：「賢姪你看那老狗，笑你母親是個丫環出身，非由千金貴體，恐防再寫出來，更有被辱尊慈之處。」誰想柴仁見梁儲落筆龍蛇，寫來必然有個主意，遂帶怒道：「丫環豈不是人麼？英雄不論出處，叔叔何必多言，世伯才高，定有奇句，世伯不必怪他，只管任意揮毫可也！」梁儲點頭，又複寫道：「月裡嫦娥降世塵，生下五男皆做賊！」書此句、梁儲故作停筆瞻觀，諸客看見，個個有驚訝不寧之意。即柴仁兄弟，亦覺被謔難堪，十分疑惑。那廣洪在旁，那裡緘口得住，不禁指著梁儲怒道：「任你誣妄人做鼠竊，做強盜，惟有國家定律，知虛反坐；今府公祖及縣父母在堂，可以審斷，俗言捉盜要憑賊，賊款何在？」梁儲嘆道：「彼如有賊何如？」

廣洪答道：「如有真賊，晚生自願代猶子領罪；如說不出，誣著良善，也要重責三十大板。」梁儲復答道：「使得使得。」一頭說，一頭續寫云：「偷得蟠桃敬母親。」題罷，滿堂賓客，齊聲喝采。柴仁兄弟好生歡喜，遂說道：「懇求世伯，姑恕家叔之罪，但念上代交情，尚求留下尊款，以傳後世。梁儲遂執筆，寫著廣東梁三字，再復一筆直將下去，放下銀管，匆匆告別，出門去了。眾人觀他舉止端方，絹上之字，飛舞龍蛇，又寫得奇異，眾官便把他題款考究。知縣想了片時，拍案說道：「前日聞得主上微行，已到松江府，在魯家莊訪得一事，將滿城文武官員收禁。松江府與我舊好，他曾暗裡命人前來通知消息，小心辦事，以防不測。今看此人，莫非就像廣東梁儲不成？」

眾人聽罷，大驚失色，就道果是無差！就問柴家兄弟，可曾把他待慢否？柴仁答道：「未有」未有！遂將廣洪埋怨，倘若太師怪責起來，亦由你之過。」

廣洪啞口無言。只是恨錯。眾文武便問柴仁，可知他寓在何處？柴仁道：「他雲在東門外梁永昌店中，惟今之計，如何是好？」眾官說：「我們即備辦禮物，前去問安，你家兄弟，亦可前去請罪，看他如何，再作理會。」說罷，紛紛別去。

卻說梁儲走到店中，就時店主道：「你今願做官，抑或願發財？」店主答曰：「客官如何問得這等奇怪，無頭無緒，叫我做甚麼官，發甚麼財？」

梁儲說：「你若想做官，我自有門路，教你得個小小官員美缺！」店主曰：「我不識字，又不曉衙中事情，年紀已老了，做官二字不用舉薦，客官既有門路，幫襯我一兩數錢銀子，便覺幸甚！」梁儲道：「我若是教你發財，不及一千，亦有數百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必有文武官員到來問我？你不可實言，只當我在店中，未曾起來，他若問你之時，你對他說道：「太師有事，不用參見，叫他們打起精神，回衙小心辦事。」他有禮物到來，只管盡行收下，倘若柴家兄弟到此，你說太師恕你無罪，惟是你叔敬富欺貧，十分無禮，拿到縣裡，重責三十大板。若有禮來，亦全收下，倘他門次日復來，你說太師爺去了，臨行說下，賞忠斥佞，是太師本性，各官深托此語，便如見太師一般。」店主笑道：「老客官，你可是飲醉麼？這種事情，豈可取笑。」梁儲說：「不必驚慌，自然無事，我就去了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